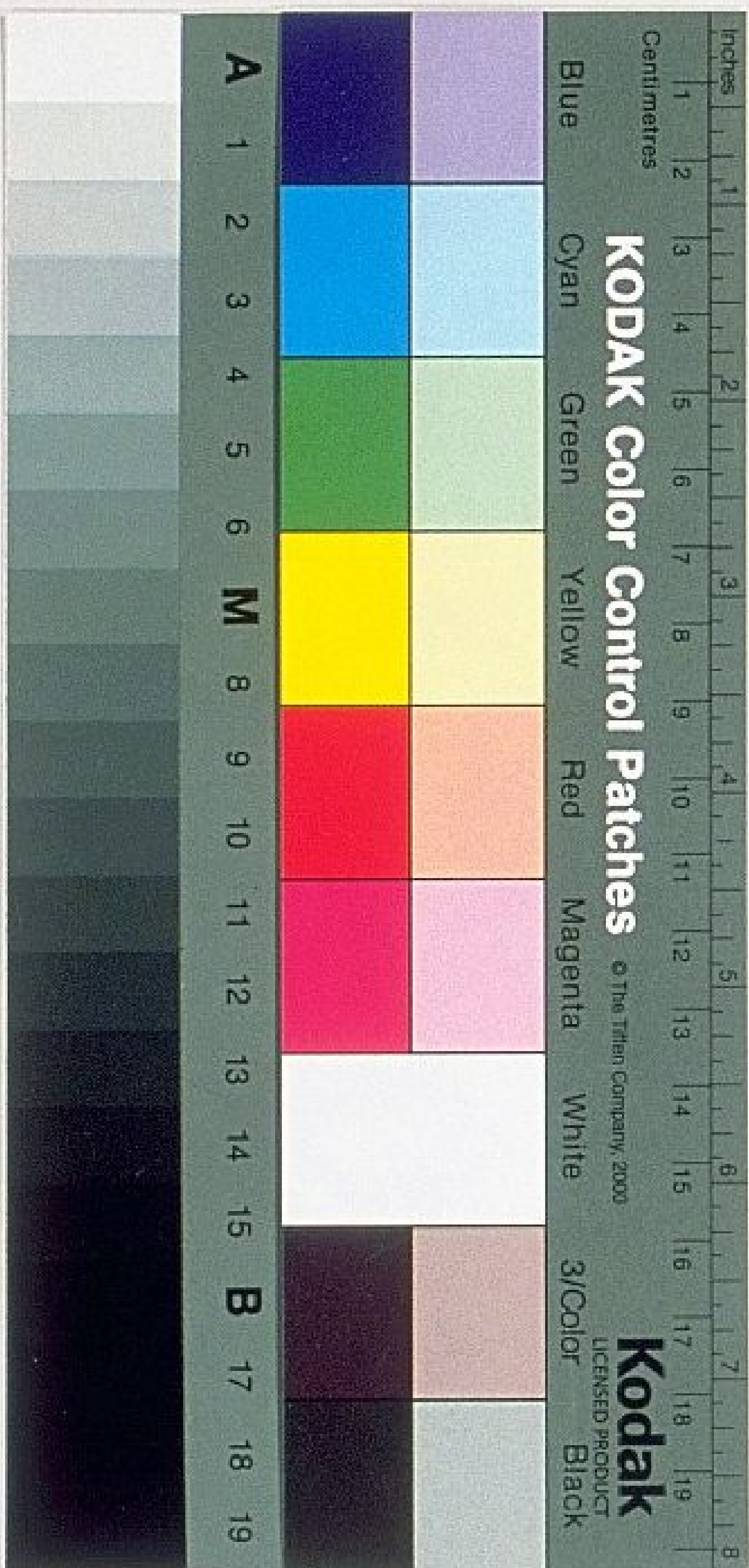
大慧普覺禪師書　上



大慧普覺禪師書

參學　慧然　録

淨智居士黄　文昌　重編

答曾侍郎　天游 問書附

開頃在長沙得圜悟老師書稱公晩歳相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　公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為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間以為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為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

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圓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令下鈍工，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佗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佗塗，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扣至扣。

承敘及自幼年至仕宦，參禮諸大宗匠，中間為科舉婚宦所役，又為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此為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為士人，仰祿為生，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腳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

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書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覲文殊於是

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説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

亦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亦普賢等
諸佛等剎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同等無二無別
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
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如上遮一絡索只
在當人末後一念真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
尚能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虛偽惡業習
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業爲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
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既是實則地獄
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
所證底法門亦實若作遮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
有人趣佛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爲

妄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遙礼菴中而後
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得面言信意
信手不覺忉怛如許雖若繁絮亦出誠至之心不敢
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
見最寂靜婆羅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菩薩於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
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椅蒲團爲侶
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門書對諸聖遙
礼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誠至之家也但相聽只
如此做工夫將來於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聰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頭故不能於古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獨賢士大夫久參納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之類是也巖頭曰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如一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爲窟宅聞恁麼說話便道莫落空否喻似舟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居仁留心此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某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不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祇對當時便與一喝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證之心在前頭挍自作障難非干別事公試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然築著磕著若欲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

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説話往往參禪人只恁麽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劒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牀驀胸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麽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

古來幸有如此牓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麁心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驀遭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抱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

與太虛空齊壽只遮大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佗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弥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須弥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縁管帶忘情黙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這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這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黄檗和尚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

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
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内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
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爲道情量若盡
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只爲世人不識迷在
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
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
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
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
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礫相似當
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
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遮箇又是認著

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
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
矣遮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
病並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既清
淨自居存一片眞實堅固向道之心莫管工夫純一
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
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
無有不得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
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弥山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云放下著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參更不必
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麽參別無佛法指

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

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但相聽決不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爲行住坐臥之銘箴善不可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於佗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此說乃是添佗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

不識曽子細理會否

又

承諭外息諸縁内心無端可以入道是方便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爲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至今諸方叢林輩只爲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辨邪正説以救之近世魔強法弱以湛入合湛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爲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擧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説不差丁寧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便也公已捉著欛柄矣既得欛柄在手何慮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録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弥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栢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撕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眞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説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説此會有弥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弥勒

誰是弥勒者使見氷銷瓦解咄雲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即向佗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眞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厮抵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王寶劒坐毗盧頂上也某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礼幾拜懺悔平生所作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喩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尓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衆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

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時來背違乍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拒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賓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政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欛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 漢老 問書附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

奈何方信此段因縁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
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
黄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説一切有為虚妄事雖
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説來書所説既亡拘
滞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黄面老子所言契合
即是説者名為佛説離是説者即波旬説山野平昔
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
此口將佛法以為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
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
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
方可復出甚慰病僧意若更執荒鄙求不歇則不相

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説破恐傷言語
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
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
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
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所攝
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
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
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為實然亦
不可以為虚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
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

馬祖攔胷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雲峯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胷搊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揺曳而已雲峯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揺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雲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趂盧行者至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涙作禮曰上

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説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説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説縱有説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又

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尒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為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眞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眞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唯眞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　少明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

須是急著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
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出一䦨出世間一箇了事
底大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
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覷見
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
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佗直候渠將來
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
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
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
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頻與參政說
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言教胡乱穿鑿如馬

大師遇讓和尚說法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
是打牛即是馬師聞之言下知歸遮幾句兒言語諸
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理會不得錯下
名言隨語生解見與冉峯書尾杜撰解注山僧讀之
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一狀領過一道
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
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
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明或露一毛頭自
然抓著山僧痒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面欺
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
注破也某近見公頓然改變爲此事甚力故作此書

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　季申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爲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旣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款結案葛藤少許只遮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麽知解爲公作障畢竟喚甚麽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顚倒有三自言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遮三顚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顚倒心絕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飮水冷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遮般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伊識得知解起處旣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場便是出生死處旣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旣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

死業是大涅槃僧云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底樣子也只爲他了達三祇劫空生死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遮箇田地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説乱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妄想迩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遮般去就作遮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

便以爲究竟而心識紛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難乎某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眞善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以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徑截理會須得遮一念子嚗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

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挅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做工夫看月十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之事都不相妨古人云我這裏是活底祖師意有甚麼物能拘執他若離日用無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

又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縁爲念勇猛精進純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孅然作爲之際必得相應也

未寤寐二邊得一如也未如未切不可一向沈空趣寂古人喚作黒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直閣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絶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眞正寂滅現前必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游戲門無盡藏如意解

脫門豈非眞大丈夫之能事也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著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胷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眞是自作障難耳若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理會鬧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右見此定以爲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眞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靜方便正爲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鬧處看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

沈亦不得掉舉昏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遮便是工夫也李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驀聞山僧頌庭前栢樹子話忽然打破桼桶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見膽無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往福唐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多亦嘗十餘年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相見時試問渠如何做工夫曾爲浪子偏憐客想必以至誠吐露也

答李參政別紙　漢老

富樞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尓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弥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同事攝爲最強左右當大啓

此法門令生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窟也

答陳少卿 季任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佗不得只爲佗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嚗地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

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佗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揑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

定不鈍雖不得守着遮箇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遮箇鈍底參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眞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算後則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因執無有了時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爲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却見省力便以爲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爲極則

某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稍有知非者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臥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遮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遮刀子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昔朱世英嘗以書問雲菴眞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眞淨曰佛法至

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何顯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變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被古人言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摩尼寶珠置泥潦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汚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亦然正迷時爲塵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如蓮花不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

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體實有恁麼事又却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迷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爲未至於妙者方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

又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遮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又却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嚲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切記取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

理會鈍總不干佗利鈍之事亦不干佗靜乱之事正當擲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為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為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趙待制　道夫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難為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断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示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却急急處却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袋試問宗師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況隔陰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始可説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無有是處其每為信

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佗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爲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遮般事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遮般事只就黑白未分處掀了盤撒了子却問佗索取那一著若索不得是真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許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竪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

四教儀云十信也
一信二念三精進
四慧五定六不退
七回向八護法九戒十願
[illegible]

生鐵鑄就底方了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口頭辦求劫無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却向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又有多少乍入叢林一撥便轉千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當便千了百當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到死便休不要念後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又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卧語默動靜

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斫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為眞可憐愍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眞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即是汚染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如何如何

答劉寶學 彥脩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眞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盌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

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遮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彥沖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遮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

千萬撥下面皮痛與手段救取遮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為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諸眾生斷一切疑此乃為物作則萬世楷模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

頭始得比暲禪歸録得渠答紫巖老子一書山僧隨
喜讀一徧讃歎歡喜累日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
篇大義末後與之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昔
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縁内心無喘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説心説性俱不契一日忽然省
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此回始息諸縁
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
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
磨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
疑也彥沖云夜夢晝思十年之間未能全克或端坐
静黙一空其心使慮無縁事無所託頗覺輕安讀

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縁豈非達磨所謂内
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磨所謂外息諸縁乎二
祖初不識達磨所示方便將謂外息諸縁内心無喘
可以説心説性説道説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
以達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歩思量心如牆
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息諸縁即時
見月亡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此語亦是
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息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
老輩既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
火熠熠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沖却無許
多勞攘只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乱走説動説静説

語説默説得説失更引周易内典硬差排和會直是爲佗閑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段生死公案未曾結絶臘月三十日作麽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得麽當此之時縱横無礙之説亦使不著心如木石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死心破更説甚麽澄神定慮更説甚麽縱横放蕩更説甚麽内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時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既悟狗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直須到恁麽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麽田地當以此

法門與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方是大丈夫所爲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彦沖引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心不可以色見聲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也孔子稱易之爲道也屢遷非謂此也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屢遷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游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閫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沖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鞋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此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彥沖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眼辦手親者一逴逴得方知懶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脩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二

十祖闍夜多将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憤皆作色厲聲謂闍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拈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鬧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孃嚫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謂長坐不卧可以成佛纔被闍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鬧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鬧縛作一束送放佗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麽無常迅速百歳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麽閑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會靜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管帶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遮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力處方始不孤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為要支遣箇鬧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勝工夫一般耳遮箇道理只為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用心處遮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得失解路上謂鬧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撐亦不作無支撐解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及詢謙

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尓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間之樂可比山野為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為貴糞埽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始為真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取記取

答張丞相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謂於念念中入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居士於此六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郎杜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亦非佗物也不識居士以為如何

答張提刑 暘叔

老居士所作所為與道合但未能得囫圇一下耳

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囫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到遮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躁動如猨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力爭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

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遮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

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

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絶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絶矣若得心智路絶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遮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遮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游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遥到得遮箇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

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遮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爲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博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𩕳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一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遮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厮禪末後

我亦一句亦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
箇具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
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
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
近此等名爲可憐愍者老居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
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
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
其至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遮般病痛
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粮也

答汪内翰 彦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讀故紙定引起藏
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障道難無疑
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
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
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
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請只把
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忽然向思量不
及處得遮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
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
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
了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量亦

莫著意亦莫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昏沈不著意
不忘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如此了達生死魔何
處摸㨂一箇汪彥章聲名滿天下平生安排得計較
得引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晩年收因結果
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
既彰與匿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
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歲儘公伎倆
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
念不停雪峯眞覺云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
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蜀早是四旬餘佗非不用
頻頻舉己過還須旋旋除爲報滿城朱紫道閻王不

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爲甚麼事世間愚庸之人
飢寒所迫日用無佗念只得身上稍煖肚裏不飢便
了只是遮兩事生死魔却不能爲惱以受富貴者較
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煖肚裏又常飽
既不被遮兩事所逼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
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
徹識得破先聖云譬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
恐覺遲佛者覺也爲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
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尒百
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
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

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彦禮死居仁云交游中時
復抽了一两人直是可畏渠迹來爲此事甚切亦以
瞥地回頭稍遲爲恨比巳作書答之云只以末後知
非底一念爲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
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底路頭也願公
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
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
將去崖來崖去和這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
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向所舉
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
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
安在甚處亦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
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
爲居士説破只是箇汪彦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
彦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
底來當知皆是汪彦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彦章事若
是眞箇汪彦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
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
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
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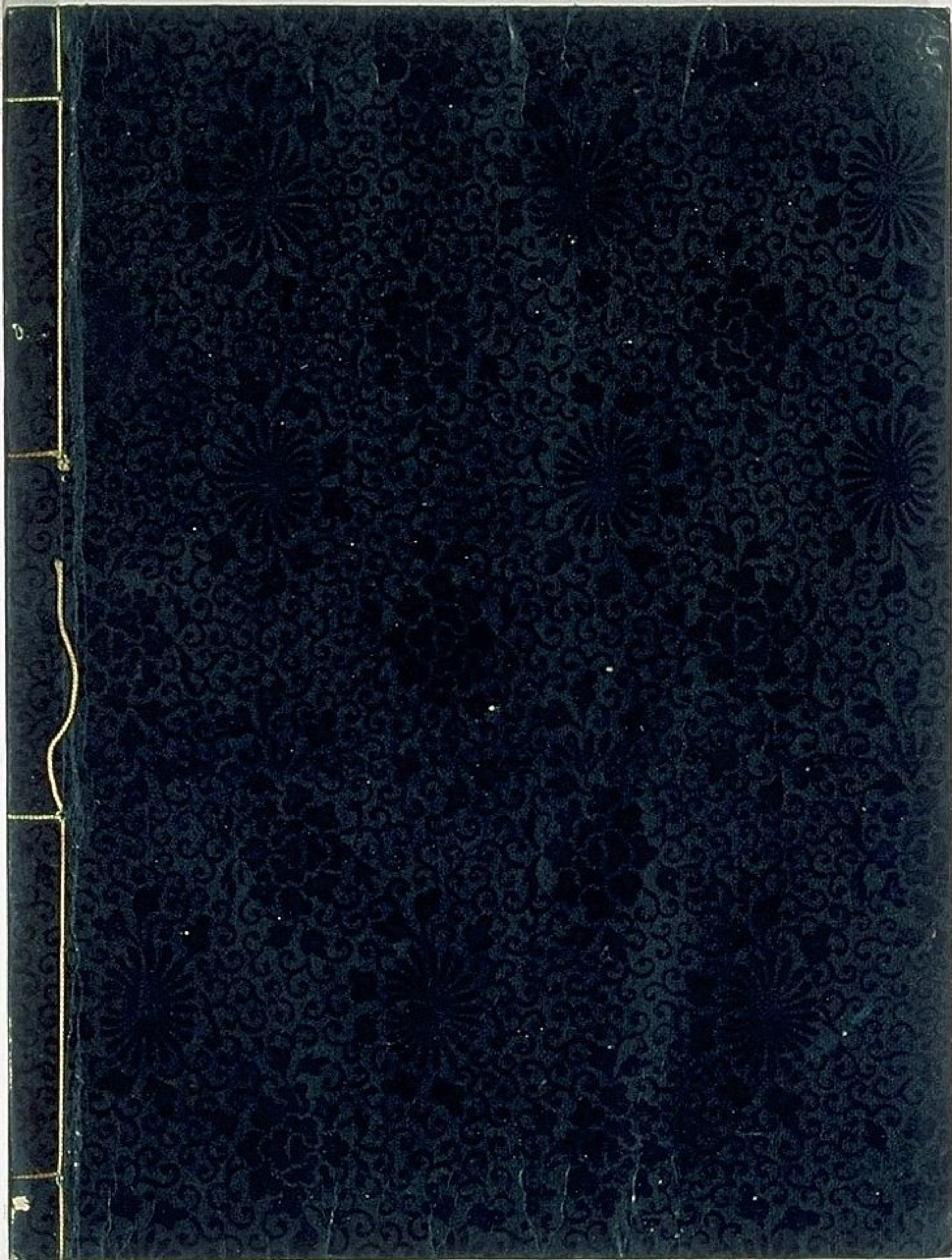
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
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
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
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
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
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
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
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
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
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遮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
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

中嘗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
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
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遮
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
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
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
深漸漸銷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
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
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

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冰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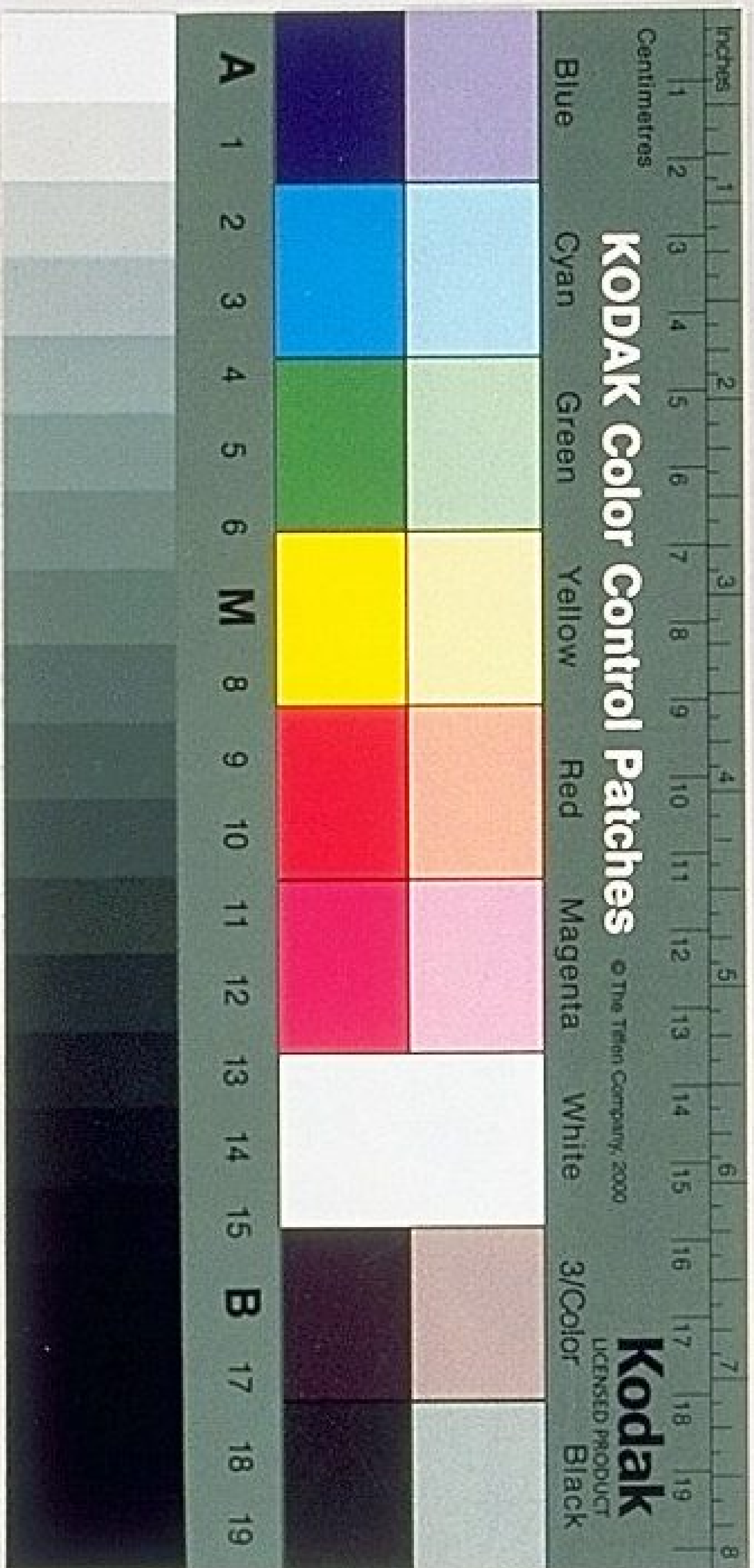
大慧普覺禪師書上



大慧普覺禪師書

下





大慧普覺禪師書下

參學 慧然 録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覿面楚越誠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佗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閩嶺佳處左右能向調伏不爲逆順關捩子所轉便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捩子日用活鱍鱍地拘牽意絆佗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嬾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嬾融如是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答呂舍人　居仁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　隆礼

令兄居仁兩得書為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迹來亦忙只遮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究竟處遮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

覽羣言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顚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恥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乙已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已脚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注解縱然注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絶矣生死心絶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

閙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
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任處絕消息不勝慶
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
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
蕩蕩地淨處鬧處常以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
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
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
居仁此過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離此別
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擧手動足著衣喫飯當如何
體究為復只看話頭為復別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
事云今未了只如死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

又不要引經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
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崇如此說話
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却無如許多葛藤死地死
得瞥脫分明向佗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
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
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
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
屬又不得向擧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只著
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
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文却更來忉忉怛怛地問
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

書到遮裏一字也使不著而今不得已更爲佗放些惡氣息若只恁麼休去却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得也此書纔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仕自言行年六十歳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爲復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又要如何了佗殊不知只遮欲了知決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底便是閻家老子面前喫鐵棒底此疑不破流浪生死未有了期向渠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破死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冰銷瓦解矣更又教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如此見識與外道何異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要作何用渠既許多遠地放

遮般惡氣息來熏人妙喜不可只恁麼休去亦放些惡氣息却去熏佗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昔志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近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然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可與居士一狀領過）祖師到遮裏不能臨濟德山用事遂放些氣息還佗云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

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到此請著眼睛）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有不受者（猶較些子）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居士亦有一分子）聽吾偈曰（分疎不下）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居士要見真實處但看此一句子）唯有過量人（未見其人）通達無取捨（居士更疑三十年）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居士在裏許求出無門）外現眾色像（莫眼花）一一音聲相（賺殺人）平等如夢幻（掇得一半）不起凡聖見不

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
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
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
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忽然大悟只遮一絡索便是直
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見此若道猶是
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
箭射

答呂舍人　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捩子矣所謂
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令情識
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
便是好消息也莫怕落空亦莫思前算後幾時得悟
若存此心便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解著即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是
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
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只要當人自信自
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佗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
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
亦只是呂居仁疑佗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
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
瞋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沈或掉舉皆只是呂居

仁只遮吕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與諸佛諸祖同游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是吕居仁信不及耳若信得及請依此注脚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却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又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常迅速百歳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時節到來也乾屎橛如何覺得没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可舉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來思量去無處奈何

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措大家病痛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千萬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幾時悟至禱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羣動衆即時怗怗地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是佛地也佛地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無無無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恁麼說者此

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恁麼說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是祖亦只如是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死亦只如是日用塵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如是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是編管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仕還信得及麼信得及亦只如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如是

答汪狀元 聖錫

左右妙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顙上不爲富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世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曇指爲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子無佛性話遮般說話却成妄語矣而今不可便

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收兩書書中皆云夏中答陸
禮書嘗置座右以得為期又聞嘗錄呈左右近世貴
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項在山頭每與
公説遮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須覽得九分九釐已欠
因地一下亦若得因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即地地
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鉼盤釵釧
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遮箇田地由我指揮所
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強
為法如是故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
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覷得

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入手時不
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無階級次
第永嘉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
誤

又

其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轉念左右分上欠少
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能於此箇門中
翻身一擲向上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
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
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為功名所移不
為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

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道只管如傳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即道也黄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遮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

爲學爲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或紅或緑或臭或香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能黃能紅能緑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所以云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間剎那間悟去如上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爲實亦在我以爲非實亦在我如水上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轆轆地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也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臥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厮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

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忉忉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

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絶不因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

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默照邪師埋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

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詞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撑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

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遮箇道理也作鈍牓狀元亦不惡只怕拖白耳一笑

答李參政　泰發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汨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偽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佗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佗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須下箇注脚即今遮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

答曾宗丞　天隱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佗緣作障只遮一段誰

人能及又能行住坐臥以老僧所示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麽崖到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為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為地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麽做工夫省無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去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切忌隨他去只遮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答王教授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

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𣠽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途成滯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所使流浪生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刀兩段絶却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欺人哉頃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所訶底病知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博量

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博量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博量得領會得盡是髑髏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曉底不出左右書中寫來底消息耳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其與渠同在平普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爲安樂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非別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若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有下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

都不干我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爲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 季高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既銷殞則來日体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遮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佗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

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不用佗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黒處黒如柒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祕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御聖居士布施也

答李郎中 似表

士大夫學此道不患不聰明患太聰明耳不患無知見患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歩昧卻腳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以現量境界爲心地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戸口簸兩片皮談玄説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而可知也沖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徳山臨濟之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

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怗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𩕳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拕泥帶水納遮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其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卻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佗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牓樣謾向遮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遮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遮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

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畧爲居士指箇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箇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没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箇甚麽只向遮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答向侍郎　伯恭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縁黄面老子云汝以縁心聽法此法亦縁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得説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虚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説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

徽宗宣和六年甲辰師三十六歲 七年乙巳三十七歲四月抵天寧掛塔 按為礼者無說云五月十三日因張康國夫人請圜悟禪師陞座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若是天寧即不然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向這裡忽然前後際斷 雖然動相不生 却坐在淨躶躶處云 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 公權曰薰一殿之

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時所疑
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嘗以此問圜悟先師但以手
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
所讃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
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乎上牀
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
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
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
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
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絶時汝
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

零碎 分子也 如子面 又云才一義也 眞惺半醒 主宰者不分明而反覆論多中而心王不坐斷沒子眼光落地之時也

眞語 謂一切有情無情皆有佛性
實語 一切法空本無所有
如語 一切法本來不動
不誑語 同如是法空得解脫
不異語 一切法本自空寂以何為異
供通 供吳用中陳說也 又曰吳也

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
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
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
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眞語
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眞大慈悲粉身沒
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
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
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
捨不得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
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
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試將老

不是問禪 不是來戲 兩片皮間如何差何 但以真實一片田地之心問許也

寱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 阜卿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耳

答林判院 少瞻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卻是經經卻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

成矣歸去但與沖輩相親近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辦者祝祝

答黃知縣　子餘

收書知為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為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趂色力強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為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時時觀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為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容費力老漢常為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卻問他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答嚴教授　子卿

真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直饒千

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如不見況於此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遮裏作甚麼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佗古人一箇閑坐也奈何佗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戸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遮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

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檗問百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將謂汝是箇人遮箇便是爲人底樣子也但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信

底消息絕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辦矣臨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蒲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為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檮攘偶晨起稍涼蓋然記得于

外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拕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答張侍郎　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為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為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某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其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

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
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
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
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敎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
院始得既落在遮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
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遮般根器方承
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某豈不曉瞥脫一
推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
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溈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
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
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

删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
見解者方是若尒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
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拕
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
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
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拕泥帶水說老
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答吳係顯謨　　雉山

左右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捏殺遮猢
猻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識只貴於一言
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遶尒據實而論間不容髮

不得已說箇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水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捨不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箇甚麼且置是事

答楊教授 彥侯

左右強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間於強項中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諭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遮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遮話又承需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真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其只在長

沙作久住計左右佗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念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這箇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

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佗引入羅網卻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為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佗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

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説都是妙喜平昔
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趂色力強
徤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
熟驀然無心撞破桼桶便是徹頭處也

又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不動物
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
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説理則非證
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
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
人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欄柄已得如善牧牛

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
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横慈明老人所謂四
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索頭撥
未能如是當緊把索頭且與順摩捋淹浸工夫既熟
自然不著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
可緩緩則昏怛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劍揮空
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
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
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
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
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

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
却你遮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
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悟處法從分別生還
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
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
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爆地斷便了千
萬勉之

荅曹太尉 功顯

某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強力以此事與衲子輩
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真命者
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為樂殊不覺

倦亦造物見憐且左右福慧兩全日在　至尊之側
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眞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
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
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遮信得及
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覷
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
若著意則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
思議佛又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
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
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
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

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縁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觜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建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這般底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不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顔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只恁麼信手信意不覺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

答榮侍郎　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縁既辨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縁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

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遮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佗求不借佗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鱍鱍地未得如此且將遮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遮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肚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

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却只就遮無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有一種唱邪說爲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不知潙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潙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曹閣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師輩所誤此亦如此書忉忉怛怛寫與此公聰明識

見皆有大過人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語作實法會但其未得與之日擊私憂過計耳聞老居士亦與之是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之交寫了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亦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大大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過矣寫時雖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書在紙上苟公信得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應緣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報　聖主求賢安天下之意真不負其所知也願種種堪忍始終只如今日做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

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之豈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

又

示諭鐘鳴漏盡之譏爲　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政好著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國恩平昔學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

老大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時節今日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忙時道理政在忙中當體　主上起公之意頃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淨盡吐露

答黃門司　節夫

收書并許多葛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直是弄得來活鱍鱍地真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喜但只如此從教人道遮官人不依本分乱說乱道他家自有通人愛除是曾證曾悟者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他鑽龜打瓦更批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杖也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三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眞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謂諸聖師翻譯失眞而汩乱本眞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已

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後考緝天親無著論頌其義脗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卻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卻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

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諸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佗講人不同嘗參瑯琊廣照禪師因請益瑯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瑯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大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尒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

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尒色是相縁起相是法界縁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縁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縁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爲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断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断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

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縁起故也相是法界縁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尒若金剛經可以刋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刋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晝學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尒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眞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脱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　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卻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刋版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忉忉怛怛

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乗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参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巳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厮崖忽然打破桼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 安國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物來即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内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説便差排向頑然無知處硬自遏捺要得心如牆壁去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麽便不恁麽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遮箇便是外息諸縁内心無喘底様子也縱未得啐地折嚗地破亦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麽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

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
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
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遮裏卻是好處驀然
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
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
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
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
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
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
麼又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多

塗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爲禪者或以古人入
道因緣聚頭商確云遮裏是虛那裏是實遮語玄那
語妙或代或別爲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上爲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
下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
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
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謼人以悟爲建立自
旣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
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
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
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教中謂

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這桼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順摩捋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竹葦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遮般惡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汚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闕千萬相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縁處提撕不要間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爲則若説得天花乱墜不悟緫是癡狂外邊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 進之

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縁缺減界中虚妄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方寸虚豁豁地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境逢縁時時以話頭提撕莫求速效研窮至理以悟爲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轉遲矣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絶則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謂絶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動轉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縁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

不撥而自轉矣得到遮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法有所得是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直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耳不同謀之説即是相欺便好拽住劈面便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説作癡福是第三生寃何謂第三生寃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慚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做好事脱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嬾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義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答樊提刑 茂實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籮裏坐叫飢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揑怪如却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疎轉遠矣要得徑截心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方世界却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佗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答鼓山逮長老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不忘所從來爲岳長老拈香續楊岐宗派既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

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佗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毎云向未舸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為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昔潙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方五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越緣衲子緣土地緣道緣聞霜臺趙公是汝請主致政司業鄭公

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毎有衲子自閩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趂色力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精彩不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裨販之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可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尚書云今夏諸莊顆粒不收不以為憂其可憂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狗子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用心又何曾以

産錢多少山門大小爲重輕米鹽細務爲急切來汝既出頭承當箇善知識名字當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庫司財穀分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局令掌之時時提擧大綱安僧不必多日用齋粥常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中下刄要緊不得拕泥帶水如雪峯空禪師頭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録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援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拕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遮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佗了也老僧遮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大慧普覺禪師書

大慧禪師說法四十餘年言句滿天下平時不許

寛政九丁巳年七月

修補 現隣華 成 識之

[illegible]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二冊

[illegible]

參徒編録而衲子私自傳寫遂成卷帙晩年因衆
力請乃許流通然在會有先後見聞有詳略又
賢士大夫所得法語各自寶藏無緣盡覩今之所
收殊爲未盡俟更採集別爲後録　文昌　謹白

